

A black and white close-up photograph of an elderly man's face, Pedro Meyer, wearing a crown of thorns. The man has a thick, grey beard and mustache, and his eyes are looking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, showing some structural elements.

佩德罗·梅耶尔

算法

米拉玛尔丛书

## 米拉玛尔丛书

在超过六十年的创作历程中，佩德罗·梅耶尔积累了逾一百万张影像档案。如今，他承担起与世人分享这些影像与故事的使命。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的摄影视角，也浓缩了他在职业生涯中所扮演的重要社群角色。

“米拉玛尔丛书”是一部回顾性、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集，由四十余卷组成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摄影探索一路记录至当代，并延伸至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应用，完整呈现了他跨越数十年的艺术发展与思考。

---

## 算法

在《算法》这本最新的摄影作品集中，佩德罗·梅耶尔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切入点，探索创作过程中的全新可能性。本书汇聚了一个影像的“多重宇宙”，这些影像皆源自他在不同阶段拍摄的照片，并通过当下的技术被重新演绎，赋予了新的叙事意义。

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急剧变化，梅耶尔没有止步于偏见与恐惧，而是以一种游戏般的心态，去发掘影像叙事的新方式。这里呈现的影像风格多样、构图多变，为“摄影”本身打开了一片质疑与思考的空间。同时，作者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命题：在数字时代，我们如何理解视觉创作的本质。

---

## 法律声明

### 出版方

佩德罗·梅耶尔基金会(Fundación Pedro Meyer, A.C.)

### 丛书统筹

玛丽索尔·莫利纳

### 佩德罗·梅耶尔档案

埃琳娜·罗萨莱斯

### 编辑

影像后期

佩德罗·梅耶尔

亚历克西斯·奥尔蒂斯

### 撰文

佩德罗·梅耶尔

### 文字校订

特蕾莎·马丁内斯

编辑统筹  
巴勃罗·梅耶尔

印刷监制  
曼努埃尔·加西亚

版式设计  
亚历克西斯·奥尔蒂斯  
卡洛斯·门多萨

制作助理  
索菲娅·阿申楚鲁普  
卢斯·帕斯滕

---

© 佩德罗·梅耶尔, 2025  
[www.pedromeyer.com](http://www.pedromeyer.com)

未经版权所有或其继承人的书面授权, 本文件任何内容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媒介复制, 无论是模拟还是数字, 也不得用于任何目的。

本书部分图像由人工智能生成, 并在 Mac Studio M3 上完成制作。

编辑地: 墨西哥城科约阿坎  
印刷地: 墨西哥瓦哈卡

米拉玛尔丛书  
ISBN: 978-607-29-7238-4

算法  
ISBN: 979-8-9996765-1-1

本文件任何内容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复制, 无论是模拟还是数字, 也不得用于任何目的, 除非事先获得版权所有或其继承人的书面许可。

本书部分图像由人工智能生成, 并在 Mac Studio M3 上完成制作。

编辑地: 墨西哥城科约阿坎  
印刷地: 墨西哥瓦哈卡

二维码: 可获取五种语言的译本 —— 德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中文和日语。

---

献词

献给我的朋友, 加布里埃尔(加博)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(1927–2014),  
他教会了我如何去梦想。

---

“佩德罗·梅耶尔的作品为摄影开辟了新的道路。

如果说电影将静止的画面编织成运动的影像，那么梅耶尔则反其道而行之，把无数瞬间凝聚在一张充满意义的照片中。他的方法映照了记忆的运作方式——将分散的视觉经验融合为一个独特而深刻的整体画面。”

——保罗·万布尔，1989

---

## 超越镜头

这本书是由人类与他们的工具共同完成的：铅笔、钢笔、笔记本、电力、手指、鼠标、大脑、屏幕、电话、相机、扫描仪、互联网、无数杯咖啡，以及人工智能。

我常常被那些反对人工智能的论调逗乐，尤其是当他们面对那些显然“虚构”的图像时。人们会忧心忡忡地问：“我们将走向何方？”这种恐惧的叙事试图制造一种魔术般的错觉，把真正的问题掩盖在混乱背后，从而否定一切，却不给出任何建设性的回应。对未知的恐惧，往往是让人屈从的最有力手段之一。

然而，让我们想一想：假新闻——无论有图还是没图——难道是伴随这场技术革命才出现的吗？当然不是。假新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叙事的核心部分。人类历史本身就是建立在各种叙事之上，这些叙事对某些人来说是真的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虚构的。认为只有一种唯一的真相存在，这样的想法实在过于天真。

《圣经》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。它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圣典籍，分为两大部分：旧约，包含希伯来经典；新约，由早期基督徒所写的文本组成。

至于《圣经》是否包含“假新闻”，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仰与视角。对信徒而言，它是神圣启示，是真理。他们可能会将经文理解为历史叙事、道德教诲，或寓言式的精神隐喻。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，它是历史、文化与神话的混合体。

从历史—批判的角度来看，其中一些故事可能确有其事，而另一些则是夸张的隐喻，甚至纯属虚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《圣经》是虚假的，而是应当理解为特定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的产物。

宗教经典常常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提供指引与精神启迪。每个人对这些文本的理解与运用，都会因信仰、文化背景与个人经验而有所不同。

既然一本圣典本身就包含如此多关于真伪的不确定性，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虚假信息该有多少？各国的报纸长期以来就是制造假新闻的工厂，这早在人工智能、电视或互联网诞生之前就已经如此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虽然很难说整场战争完全是由假新闻引发的，但在不少冲突中，虚假信息、宣传与媒体操纵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以下是几个显著的例子：

**美西战争(1898年)**：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爆炸，成为美西战争的导火索。美国报业巨头威廉·伦道夫·赫斯特和约瑟夫·普利策的大报大搞煽情报道，毫无确凿证据就将罪责归咎于西班牙，从而煽动了舆论，将美国推向战争。讽刺的是，如今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奖项“普利策奖”，竟以这位曾因制造战争谎言而臭名昭著的人命名。

**越南战争(1955–1975年)**：1964年的“北部湾事件”中，美国声称北越军舰袭击了他们的驱逐舰。这一说法被媒体和政府大肆渲染，成为美国全面升级参战的借口。但后来事实证明，该事件被极大夸大，甚至带有虚构成分。

**伊拉克战争(2003–2011年)**：媒体在传播“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”的说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这些说法成为美国发动入侵的主要理由。后来证实这些信息完全错误，媒体因放大政府的虚假叙事而受到严厉批评。

在那时，我们通过摄影网站 **ZoneZero.com** 也表达了立场。2003年2月，美国国务卿科林·鲍威尔在联合国提交的所谓“证据”，不过是一堆缺乏确凿依据的照片。当时我们在社论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其荒谬，结果当然遭遇大量质疑与否定。但三年后，鲍威尔本人不得不在联合国公开道歉，承认这些照片只是用来支撑虚假叙事的工具。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从未被找到。

如今，那些掌握“秩序”的人却试图暗示，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可能会把我们带向危险的深渊。但实际上，这正是摄影自诞生以来便伴随而来的宿命——远早于今日的科技。

摄影纪实之“死亡”的威胁，其实早在九十年代数码摄影兴起时就不断被人提起。当时就有人宣称：纪实摄影已经死了。如今针对人工智能的批评，正是旧调重弹。

人类若有机会利用某种工具为自己谋利，必然会这样做：历史上从未有任何机制能够彻底避免欺诈。看看金融市场便知：它们之所以得以运转，往往是靠无数谎言支撑，这些谎言迎合了国家、集团、家族乃至个人的利益。

人工智能的一个好处，反倒在于让我们彻底放弃“摄影即是真实”的幻想。换句话说，摄影从来不是对现实的忠实替代，而始终是一种对现实的诠释，可以引导我们走向深层的思考。

因此，我们不应恐惧这项新技术，而应学会拥抱并适应它。

数字时代为创造力、创新与思想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。这些工具——如同所有其他技术——本身是中性的，其责任与风险完全取决于使用者。

与其把人工智能视作摄影与信息传播的威胁，不如直面社会中更深层的问题：不平等、歧视以及缺乏批判性教育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以有效且合乎伦理的方式运用新科技，共同构建一个更美好、更具包容性的未来。

最终，应对假新闻与信息操纵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本身，而在于教育与媒体素养的培养。当人们学会分辨真伪，并对所接收的信息保持批判性思考时，我们才有能力应对这场信息洪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或许我们会发现：人工智能并不是敌人，而是我们追寻真理与公正的潜在盟友。

---

## 我所忧虑的

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，人们对周遭环境缺乏兴趣，除非牵涉到眼前或个人的利益。他们的观点往往源于对因果关系缺乏关注与理解。他们缺乏好奇心。人工智能的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

在本书中，几乎所有图像都是以我自己的照片为基础生成的，只有少数几幅完全由文字描述生成。这一区别的重大意义，但由于缺乏清晰的认识，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深入探讨。我只想把它摆在桌面上，而不是在此过多展开。

我六十年来积累的摄影档案，其实也是一种感知的历史。很少有人把这个档案——无论是胶片还是数码——视为一连串生命经历的结果。例如，我曾经历过墨西哥城的四次地震和洛杉矶的一次地震，还有洪水、火灾、搬迁、盗窃与抢劫、频繁的技术更迭、社会革命、腐败、事故、疾病、庆典、政治选举等等。

为了建立数字档案，我投入了大部分个人积蓄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：不仅要支付负责开发检索系统的技术人员，还要养活几十位帮我扫描图像并添加索引的人，更不用说服务器的长期租用费用。之后，我免费向公众开放了这个数据库，共有两千五百多人注册浏览。你们猜猜，有多少人想到过要向我表达谢意？一个都没有。

我认为，这源于人们没有真正意识到：免费获得这样一个庞大的档案意味着什么，又意味着我为守护这个档案数十年所付出的代价。人们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，直到失去才会懂得珍惜。如今，除非在特殊情况下，这个档案已不再对公众开放。

---

## 爱尔兰

我从未见过这个女孩。事实上，她在现实中并不存在。她只是我想象的产物，就像梦境里出现的人物一样。而我们的摄影作品，不也是如此吗？那张二十年前的全家福里的人，还是现在的“我”吗？或许它也只是我记忆里的一段虚构。

这幅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“爱尔兰女孩”的图像，与我二十年前拍下的自画像，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。两者都只是对时间与空间的一种叙事表达。

举个例子：当我向人工智能下达一条指令时，它会从自身庞大的记忆库中调取无数片段——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唇、头发、天空、树木、悬崖、山峦、海洋……将它们组合起来，生成一个全新的面孔。同样地，我二十年前的那张照片也被储存在我记忆的无数角落里。

因此，无论是我二十年前的影像，还是这位“爱尔兰女孩”，本质上都是文学化的叙事。

---

## 如果我的梦不算“人工的”，那我的影像也不是

现代摄影——即非模拟摄影——并不是某种“人工”的产物。在当下这个充斥着“前所未见”的文明时代，把摄影视为虚假或造作的观念，本身就是一种误解。

我们不应轻率地把陌生或未知的事物全都贴上“虚假、做作、不可靠、伪装、欺骗、虚构、虚假模仿或无根据”的标签。

摄影自始至终都只是对现实的一种诠释。最初，它借助暗箱的镜头；后来，通过感光底片或胶片相机；而在今天，则是依赖数码设备中的电子感光元件。这些感光元件将光线记录为像素，再通过“0与1”的编码进行分类。

这些传感器彼此相似——无论是我们手机里的、银行或机场的监控摄像头、警察执法记录仪、天文学家的设备，还是医院与科研机构所使用的成像仪器——它们既能观察身体内部，也能探索外部宇宙。

从遥远星系的影像，到肠道深处的内窥镜检查，它们遵循的原理几乎一致。这就是当下世界的奇特之处：我们既能窥视人体内部，也能看到原子的存在，甚至能望向火星的表面。可是，在这个“无所不见”的时代，讽刺的是，什么都让我们感到恐惧，因此我们拼命寻找防御的方式。

无论是夜晚街头对面走来的一名陌生人，还是我不熟悉的影像生成过程，都让我本能地觉得危险。

我们不得不去思考：所有那些通过在电脑屏幕上输入一句话就“奇迹般”生成的影像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已经意识到，我对影像创作的所谓“掌控”其实早已不复存在——更准确地说，也许我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控过。

今天，每天都有数十亿张照片通过手机产生。拍摄时的曝光速度、光圈大小、感光度、对比度、焦点、色彩，甚至画面中出现的人，早已不再由摄影师单独决定，而是交由机器来判断。

在我刚开始学摄影时，如果有人使用测光表（哪怕是外置的），都会被视为不够专业。那时的“真正摄影师”，应该仅凭肉眼就能准确调整所有参数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技术的简化，让摄影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及与大众化。

因此，当下对人工智能的抗拒与质疑，或许只是源自某种 misplaced 的焦虑。

每个摄影师都会问自己：什么时候一张照片才算“好”？我们看着大师的作品，却常常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。没有唯一的答案，也不可能用机器来定义。但我可以说：魔法，就要开始了。

一张照片自带内容。哪怕只是一枚钉子钉在墙上的照片，也蕴藏着故事。这会是我在本丛书后续作品中继续探讨的主题。而此刻我要强调的，是——每一张照片都有内容，不论是否有意为之。

就像有些人天生无趣，不会为谈话增添价值；同样，有些照片一眼看尽，无法引发进一步的思考。但也有些影像，会让我们心生疑问，并激发出连串的探索。

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，与这一切并无二致。它们往往以我原本拍摄的作品为起点，再经由我不断的提示与调整，像万花筒般不断变化，直至呈现出我所期望的样子。这个过程缓慢而充满惊喜。很多时候，我自己也会被它所展现的视觉丰盈而震撼。

---

## 死者峡谷

墨西哥城那片庞大都市的外围环状大道——“环城公路”，一直是历任无能当局的难题。最让我觉得好笑的记忆之一，就是某位官员曾大张旗鼓地宣布：要把其中一条主干道扩建一倍，好让更多车辆通行。而令人震惊的是，他们竟打算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“重大工程”。

但实际情况是，当局只是把原本画在柏油路上的一道白线改成了两道。结果，原本的双车道瞬间变成了三车道。车道数确实增加了，但道路的宽度却一点没变。结果大家都开得更慢了，因为生怕撞到隔壁车道的车辆。最后一切都变了，却又什么都没变。

“Barranca del Muerto”（直译为“死者峡谷”）这个地名，结合了“Barranca”（深谷、峡谷）与“Muerto”（死亡）的含义。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名字，不仅承载了当地的地理特征，也包含了与之相关的悲剧与阴森故事。它见证了地理与历史如何交织，塑造出一个充满文化与象征意义的场所。

而这，正如我们今日借由人工智能与城市传说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影像一样：虚构与现实交错，形成新的视觉寓言。

简而言之，“死者峡谷”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它还是一扇通往墨西哥城文化与历史的窗口，折射着人们的恐惧、悲剧，以及无尽的创造力。

---

## 最新消息.....

人工智能被认为对人类构成威胁。许多人担心，它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灭亡。若真到了那一步，我们也不会留下来讲述，所以何必忧虑？不如将注意力放在那些没那么灾难性的情景上。

在这些情景里，我们必须承认：凡是存在被滥用、被剥削或被误用的可能，法律都无法彻底避免（充其量只能控制或减轻其后果）。

最能确保事物被正确使用的方式，是让它们在开放透明的环境下广泛应用。作为一个社会，我们会从错误与过度中学习——正是这些，让我们更像人类。我们总是试图避免在成长过程中受伤，这是值得称道的愿望，但却未必带来更丰富的人生体验。所以，与其恐惧，不如直面前方的道路。但请记住：前方也可能暗藏危险的弯道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聪慧而通达的女性。她早就察觉到：每个人叙述自己的版本时，从未认为它比别人低劣。那时，我们家里常有来自德国与中欧国家的移民作家与知识分子聚会，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。其中一位是布拉格出生的记者兼作家埃贡·欧文·基施(Egon Erwin Kisch, 1885年生)，他是世界范围内“文学报道”的开创者。他具有独特的能力，将事实信息与文学手法融合，创造出沉浸式的叙事。在1938年《慕尼黑协定》之后，他逃往美国，却因政治背景而遭拒，最终在墨西哥定居，直至二战结束。

这位新闻界的传奇人物，与卡夫卡在文学上的地位相当，既是我的导师，也是我童年聚会上的魔术师。记得有一次吃饭时，我父亲说：“埃贡是个骗子，我听过他同一个故事讲出三个不同的结尾。”我母亲答道：“他只是想找出哪个版本在叙事上更成功。”那一刻，我懂了母亲常说的那句话：“随便跟我讲点什么，即使不是真的也行。”

回顾摄影的诞生历史，画家们最初曾激烈反对，把摄影视为机械的产物，因而不可能成为艺术。他们认为，凡是机器完成的东西，都无法与人类手工的笔触相提并论。是不是很熟悉？如今有人同样说：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，不算艺术。

今天，这些旧有的争论再度被唤醒。甚至有摄影师在自愿参加的比赛中获奖后，却公开拒绝领奖，声称作品是人工智能生成的，因此“不配”。这种迟到的忏悔，更像是一场表演。

事实是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、美术馆与收藏家，最终都承认——即便出于勉强——摄影作品依然可以是艺术。同样的，只要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具备有价值的叙事，它们也会被承认为艺术。单靠“新奇”是不够的，正如我母亲所说。

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，地面突然晃动——一场不小的地震正在发生。只是当局并未启动警报，因为他们正准备明天的地震演习。

---

## 我们必须允许自己

自从 2023 年起，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出现，围绕摄影可信度与图像价值的争论便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狂热阶段。

如今，我们必须把彼此的经验与思考结合起来，与他人的观点进行对比。我们要坦诚面对自身的忧虑，并共同展望未来，为其赋予形式与意义。

人们谈论失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。然而，我至今不认识任何一个因为人工智能工具而真正丢掉工作的人。相反，我看到创作者们比以往更加忙碌。我之所以强调这一背景，是因为这种社会氛围也影响着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的讨论。对“失业”的恐惧，本身就会模糊判断，使我们更容易陷入矛盾。

说图像“失去可信度”，就好比迟到的宾客带着过时的新闻闯入派对。其实，摄影从来就不是“真理”的可靠载体。照片不过是光的记录，它所呈现的元素可以被赋予各自的解读。把它当作某种铁证，是不可能的。

纵观历史，我们早已见过无数滥用、操纵与欺骗事件，而这些都依赖于我们错误地赋予照片以“真实性”。

那些坚信摄影纪实力量的人，常常把自己高尚的情感投射到一个媒介上——但很遗憾，摄影从未真正回应过这种善意。这并非摄影或诚实使用者的错，而是因为我们让影像肩负了它本不可能承担的使命。

有一度，摄影甚至被当成了“自证”的见证。也就是说，仅仅因为它是一张照片，就自动被视为“真实文件”。媒体正是依靠这个迷思，随心所欲地传播谎言。

今天，在社交网络充斥着经过篡改与虚假的影像时，许多人选择举手投降。但事实是，这并不新鲜，只不过现在变得更加赤裸而已。

就像我们长大后才发现：从来没有真正的圣诞老人。如今我们也能确认：摄影从来都不是铁证。

纪实摄影的可信度，已经到了关键的转折点。仅凭照片已不足以让人信服。在教育领域，未来的摄影师与图像工作者，必须从早期就接触人工智能的应用。唯有如此，他们才能理解、适应新技术，并培养必要的技能，以便在这个被新技术深刻影响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
我们应当学会与人工智能合作，而不是与之对抗。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，需要一种共生的态度，让双方互补、相互促进。

其中一个关键，就是保持不断学习与适应。人类的能力——同理心、道德思辨与理性判断——无论在任何语境中，都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这些能力将帮助我们引导人工智能的使用，使之负责任并合乎伦理。

与此同时，人工智能能够处理海量数据，并由此激发新思路。它让我们对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有更深入洞察，并能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。

在创作与技术层面引入人工智能，能够让摄影开启新的可能性。这些工具能帮助摄影师实验、成长，并拓展他们的艺术视野。

本卷正是献给摄影师的灵感之书，愿他们能够享受这些前所未见的工具所带来的乐趣。这是影像智慧的伟大时刻。

---

## 老鼠在寻找什么

老鼠在寻找什么？和我一样：满足它的好奇心。没人真正知道，这个带有天体齿轮的灯泡究竟有什么意义。可小老鼠却似乎明白：我人生中的相当一部分，曾投入到制造照明灯具之中。或许正是这种潜藏在潜意识里的痕迹，引导我在想象中生成了这幅画面。

如今，借助人工智能，我们能够以视觉方式展开全新的叙事空间。正如本书中一再呈现的那样，它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未知的领域。

一个灯泡，不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物件，而成为思想的契机。老鼠寻找的，并不是单纯的答案，而是更好的问题。它或许像我一样明白：重要的不是破解谜团，而是用心去栖居在谜团之中。

而在这样的栖居里，人工智能仿佛一面陌生的镜子，一盏洞穴中的提灯。它照亮的不是“现成的存在”，而是那些尚未成形、却渴望浮现的可能性。

---

## 毛绒中的算法

我所拍摄的，并不仅仅是一幅关于啮齿动物的场景；它更是一种关于当下影像处境的思考。在画面的中心，一只真实的老鼠被困在笼中，它凝视着我，却无路可逃。围绕在它周围的，是三个自己的替身：一个模棱两

可的毛绒玩偶，徘徊在安慰与控制之间；以及两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幻影般的形象，它们表情夸张，却早已脱离了现实。

我将这幅画面分为三个层次：被囚禁、仍在呼吸的真实身体；没有后果的毛绒复制品；以及精准却无故事的数字化幻象。我的兴趣不在于简单展示它们的差异，而在于拉紧这三者之间的张力。到底哪一种存在，才最能在我们眼中留下重量？

当那只真实的老鼠在等待时，它的分身却承担起观察者、叙述者与拯救者的角色。这幅作品说的并不是动物，而是影像本身——影像如何自我复制、自我替代、自我模仿，直到抹去源头。曾经作为证据的，如今却只剩下两面镜子。

因此，在那只笼子里，我所囚禁的并不是一只老鼠，而是那个始终困扰我的问题：在摄影中，什么才算是真实？是镜头前的存在，还是我选择放置于画面中的事物？

---

## 巧合与呼应

有一天，我和吉尔伯托在墨西哥城因苏亥恩特斯环岛的比亚里茨餐厅闲聊。那是我们常去的地方，在那里交换作为摄影师的日常经历与故事。我们惊讶地发现：在命运的奇妙安排下，我竟然在认识他本人之前，就已经先认识了他的祖母以及他的父亲陈医生。更有甚者，我甚至在认识陈医生之前，就已经认识了黛西——他未来的妻子。

在这些跨越时空的片段中，我最初是通过吉尔伯托的祖母认识他的。她在波兰科商业区经营一家杂货店，而我就住在离那里几条街的地方。这位老太太性格刚烈，如果她不认同客人的言行，常常当场斥责。陈医生经常在店里帮忙，或整理货物，或与供货商联络。他总是让母亲与顾客的互动自然发生，从不插手，这是一种对长辈的尊重。能够看到他如此细致地照顾母亲，实在令人感动。

这段与陈家初次的相遇，为我与吉尔伯托几十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。陈医生待母亲的细腻与体贴，我后来也在吉尔伯托身上感受到。虽然不可否认，他偶尔也会流露出祖母的那股倔强脾气——基因的力量就在此处显现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吉尔伯托还是他的祖母，从未真正对我生气过。

1984 年，我们又一次偶然相遇。当时我在纽约街头拍橱窗，而我的朋友陈恰好用相机捕捉到了我。直到 2020 年，在疫情期间通过 Zoom 与吉尔伯托交谈时，我才第一次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。更巧的是，那几天我正在翻阅自己的档案，寻找当年的作品，结果还真让我找到了当时自己拍下的那一幕。两张照片互为镜像，时空交错。

有一次吉尔伯托来我家（或者说“他自己的家”），我想为他拍一张肖像。后来才意识到，我竟然把他安置在了祖母当年从德国带来的衣柜前。至于这样的巧合意味着什么，完全取决于读者如何解读。

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后，我开始沉迷于尝试不同的生成工具。其中一个名字恰如其分：Dream（梦）。我给它下达指令，为吉尔伯托创造了数百幅肖像。

虽然这些仅是创造性的演绎，但我感到满意。因为能从如此庞大的结果中挑选出一部分，已经足够令人欣慰。

换句话说，我不仅在“认识”吉尔伯托之前就已认识他，如今更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，通过人工智能生成数百种不同的“他”。

---

## 万花筒

有一次，我要去朋友家做客吃饭。与其带花或巧克力，我决定带上一件来自我居住地科约阿坎的工艺品，作为亡灵节的礼物。有趣的是，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，赠送一件与“死亡”有关的雕像，并不是冒犯，而是一种充满情感的拥抱。

我买到那尊“骷髅”雕像后，不满足于仅仅收藏，便将它放在裤子上当作背景，拍下了一张照片，算是个人的纪念。那正是我刚开始探索人工智能的时期，当时的程序尚不支持处理大尺寸图像，于是我转而使用手机里存放的旧照片，其中就包括那张“骷髅”靠在我腿上的画面。

人工智能生成的大量图像，让我立即联想到童年时玩过的万花筒。那些风格与认知上的联想，常常让我惊讶不已。它与人类大脑的想象力极为相似，甚至会引起一种微妙的恐惧。

请将这组图像视为我们创造力的再一次觉醒。毕竟，所有这些变化与组合，其实都源自某个人在宇宙的某个角落曾经讲述过的故事。

---

## 作者是谁？

在人工智能的时代，创作仿佛化作马蒂斯《舞蹈》中的舞者：形体弯曲、转化，在流动的节奏中失去僵硬，展开无限的可能性。正如人工智能能够不断重构文字、图像或思想，它同时也让我们不断追问：作者究竟是谁？

这种创作过程更像是一种堆肥：把一张照片或一段文字拆解、重组，突破了作者身份的界限，留下的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不确定感。科技在这里成为我们思维的延伸，让个体与集体交织在一起。

在这种协作性的节奏中，那个“这是谁的作品？”的问题，逐渐融入我们共同创作的乐曲。拍摄一张照片、再拍另一张照片，对它们进行裁剪、叠加、用算法让它们变形，就像往堆肥里加入蚯蚓与香蕉皮：每一层都在丰富整体。最终，长出了一种超越个人作者的语言，它同时属于读者、观众、机器与创作者。

于是，作者身份也变成了一场集体舞蹈。正如马蒂斯笔下手牵手的舞者，作者们在互动中共同孕育出远比任何个人都更宏大的新生命。

---

“我无法停止思考，这些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在我心中激起的一切感受。正因如此，我为它们取名为‘智能影像’。在本卷中，读者能够对照原始照片（第一日期）与被干预后的版本（第二日期）。这些影像带给我无数疑问、丰盈的视觉体验、创意的刺激、学习的收获，以及我一生对摄影所期待的一切——如今，它们终于开始具象化。

我深信，这只是这场全新冒险的最初时刻。未来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经历。等到我的曾孙马里奥与索菲娅长大后，他们也将能够分享并享受我们今天已开始庆祝的成果。”

——佩德罗·梅耶尔

---

## 这不是一把枪

我无法确切说出，这张照片究竟在何时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理发场景，而变成了另一种东西。它的名字叫《这不是一把枪》，就像马格利特的画作《这不是一支烟斗》(*Ceci n'est pas une pipe*)一样，这种否定并非天真，而是直指观看方式本身。

在画面中，一只吹风机指向我的太阳穴，就像手里夹着一支香烟般随意，却又暗含着枪支般的紧张与威胁。我提醒自己：“这只是吹风机。”但同时我也明白，在影像中，没有任何事物仅仅是表面所见。

我坐在庭院的椅子上，周围环绕着自然光。场景看似平凡宁静：一次理发的过程。然而，它却带着一种家庭式的讽刺与亲密的戏剧感。这个姿势、这个取景，暗示着一种无声的处决，一种嵌入日常中的静默暴力。正是这种暧昧，赋予了它力量：既没有戏剧性的夸张，却也远非天真。

覆盖在我身上的理发披肩，宛如一场排版的幻梦。上面零散的文字——“DO YOU KNOW?”、“BEAUTY CAPE”、“AUTUMN DRESS”——如同崩塌语言的残片。它们既不传递信息，只是漂浮其上，仿佛算法重复旧语句的无意识逻辑。在这本书中，这件披肩不再只是抵挡碎发的工具，而成为了影像与话语背景噪音的象征——一块充满暧昧的织物。

石墙、椅子、花园：这些本属于我日常生活的元素，但在影像中，我已不再完全拥有它们。它们变成了“他物”——一种被怀疑干预的肖像。尽管这张照片并非由人工智能生成，但它与那些生成图像分享着同样的 *inquietud*：质疑真实、怀疑自然、动摇“真实性”。

我的表情——一半是接受，一半是厌倦——并非摆拍，而是多年经历下的自然流露。我明白，每一张影像都是人为的构造，是叙事，是一面破碎后又不断重组的镜子。因此，《这不是一把枪》完全可以归入《算法》系列。它并不试图说服我们相信某种真相，而是提醒我们：即便是最显而易见的东西，也可能暗藏疑问。

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：一幅既不解释，也不喊叫，却同样不会沉默的影像。像美好的梦境一样，它会在我们心中不断盘旋。

---

## 人物小传

### 佩德罗·梅耶尔

自幼，他便立志成为摄影师。但在当时并无正规学校可供学习，他只好自学成才。他的职业生涯始终在科技与视觉叙事之间不断探索。

他创立了“摄影艺术小组”，推动了首届拉丁美洲摄影研讨会，并创办了“墨西哥摄影委员会”。此后，他开发了 **ZoneZero** ——全球首个专门展示摄影作品的网站，发表了超过 1,500 位作者的作品。

他是先锋之一，推出了全球首张摄影类 CD-ROM《为了记忆而拍摄》。他的回顾展《异端》曾在 17 个国家的 60 多家博物馆展出。

此外，他还创立了佩德罗·梅耶尔基金会和四条路摄影博物馆。自 2020 年起，他专注于“米拉玛尔丛书”，这是一套超过四十册的系列作品，涵盖了他六十年的创作，反思影像、记忆与生命在不断变化时代中的意义。

### 亚历克西斯·奥尔蒂斯

他是一位多学科的视觉艺术家，其实践聚焦于感知、想象、记忆、领土、身份以及时空观念等主题。他通过摄影、影像艺术、录像装置、音乐以及文字创作(包括诗歌)，构建叙事，探问我们如何建构现实。

他的作品已在全国范围展出。

目前，他与佩德罗·梅耶尔合作，担任“米拉玛尔丛书”的设计师与编辑，同时负责佩德罗·梅耶尔画廊的策展与布展工作。

---

## 米拉玛尔丛书·即将出版的卷册

- 自画像
- 阿万达罗, 1971
- 阿胡斯科社区
- 古巴, 1979–2009, 第一、二卷
- 从此岸到彼岸
- 1968 年间
- 世界剧场
- 为了记忆而拍摄
- 韦韦胡特拉及其他村镇
- 伊斯特利尔科·埃尔格兰德
- 米斯特卡地区
- 拉斯特鲁查斯, 拉萨罗·卡德纳斯城
- 烟火持续一整天 —— 更新版
- 桑地诺见证, 1978–1984
- 厄瓜多尔, 1982–2010, 第一、二卷
- 维尔希略
- 尤马, 1984–1989

以及另外 23 种正在制作中的书目。

---

如需了解“米拉玛尔丛书”的更多卷册, 请扫描二维码。



<https://pedromeyer.com/es/miramar/>

感谢所有为本丛书付出心力的人们。



## 作者附记

有一点需要澄清：本书中所有的错误与疏漏，完全由我本人负责。我深知自己并不具备避免一切差错的完美工具，但我对这些书籍出版的渴望，远远超过了我对犯错的担忧。

亲爱的读者，我希望你们能体谅：在追求完美与尽力而为之间，总需要一个微妙的平衡。

---

佩德罗·梅耶尔基金会(A.C.) 致力于保护著作权与版权。  
这些权利不仅激励创意的产生，还维护了思想与知识领域的多样性，推动言论自由，并促进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。

感谢您购买本书的正版版本，并遵守著作权与版权的法律。您的支持有助于保障作者与创意工作者的权益，也让基金会能够继续推动文化作品的传播。

本书中绝大部分照片均出自 佩德罗·梅耶尔 本人。

---

## 出版信息

本书于 2025 年 8 月 在墨西哥瓦哈卡州圣玛丽亚·德尔图莱的 **Repro.Gráfica, S.C.** 印刷完成。

©《算法》，佩德罗·梅耶尔

初版, 2025

本书创作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包括：

iPhone 14–15 Pro Max, 徕卡 M、Q2、S、M11, 索尼 A1, Mac Studio Pro, 2022 款 MacBook Pro, Adobe Photoshop v24.3.0, InDesign v19.5, Lightroom Classic v12.2.1, Topaz Suite, Nik Collection 6–7, Luminar 4, Dream by Wombo, Adobe Firefly, Ulysses App, Perplexity, ChatGPT 4

---

本次版本包括经典系列编号本200册，

画廊系列50册，以及收藏家系列50册。

编号：\_\_\_\_\_



P E D R O M E Y E R